

~距離~

微積分，今天殺進了二個符號的世界。該感謝 Cuchy(柯西)與 Weierstrass (魏爾斯特拉斯)的前仆後繼，將冗長文字與精鍊符號劃上了等號。生活裡總說著某人跟電視畫面的人好像，有兩種可能。其一，是相似度的比例；其二，就是同一人。只是電視畫面裡的明星人，卸妝後，閒逛街頭裡，竟也平凡地分不清「本尊」或「分身」。

文字遊戲裡，「相似」有著高度的想像空間；「似曾相識」像是消失電源的記憶體，雖有記憶卻無法存留在時間與空間的一個可能點。文學裡，經常有著這樣形容詞，說著「撲朔迷離」、「霧裡看花」、「羅生門」……。「模糊」文字的加持拉抬了戲曲、創作的張力。文字是生活記錄的刻痕，也是生命潛藏的心靈寄情——有著想像空間的解脫。

數學/科學裡，亦對「相同」、「存在」情有獨鍾。「相同」裡，不允許有「距離」；「存在」裡，要求「前後一致」。「存在」與「相同」，在極限的世界，終拉上了等號。既然「存在」，就不該虛無，找個替身讓他們沒距離的拉上線，有著「相同」。這個「文字」，寫的乾脆，卻與「符號」無緣地玩了百年的「捉迷藏」，搭不上線。「符號」在人類進化文明裡是令人又「愛」又「恨」的頑劣份子。「愛」——「符號」讓人們在石碑刻痕裡找到古文明的根；「恨」——「符號」迷失在文字遊戲裡找不到出處，錯過推衍邏輯的關節與精湛。從此，飄啊飄……，各說各話。直到遇見柯西與魏爾斯特拉斯。

智慧激盪裡，「 δ 」與「 ε 」躍上符號舞台。「存在」與「相同」，從此不再迷失、不再徬徨、不再有爭議、不再有空隙與瑕疵。沒有空隙的距離，不就是「相同」，那是「 ε 」的天職。所以 $|f(x) - L| < \varepsilon$ ，賦予 $\lim_{x \rightarrow a} f(x)$ 與 L 的「相同」地位。距離裡，踏著左右護法「 δ 」的步伐， $|x - a| < \delta$ ，調整了「 δ 」的容忍度，使得「存在」裡，依然零距離的「相同」，無庸置疑。

「 δ 」與「 ε 」的世界裡，學到了一件事——原來「人」的重要來自零距離「消失」的倉皇失措；「物」的必要來自零距離「沒有」的不知所措。「生命」與「尊重」的等價，來自於「沒有距離」的相知與相惜。透過零距離，「文學」vs.「數學」亦存在著相同的人生「哲學」！

~秋風/王旭正~